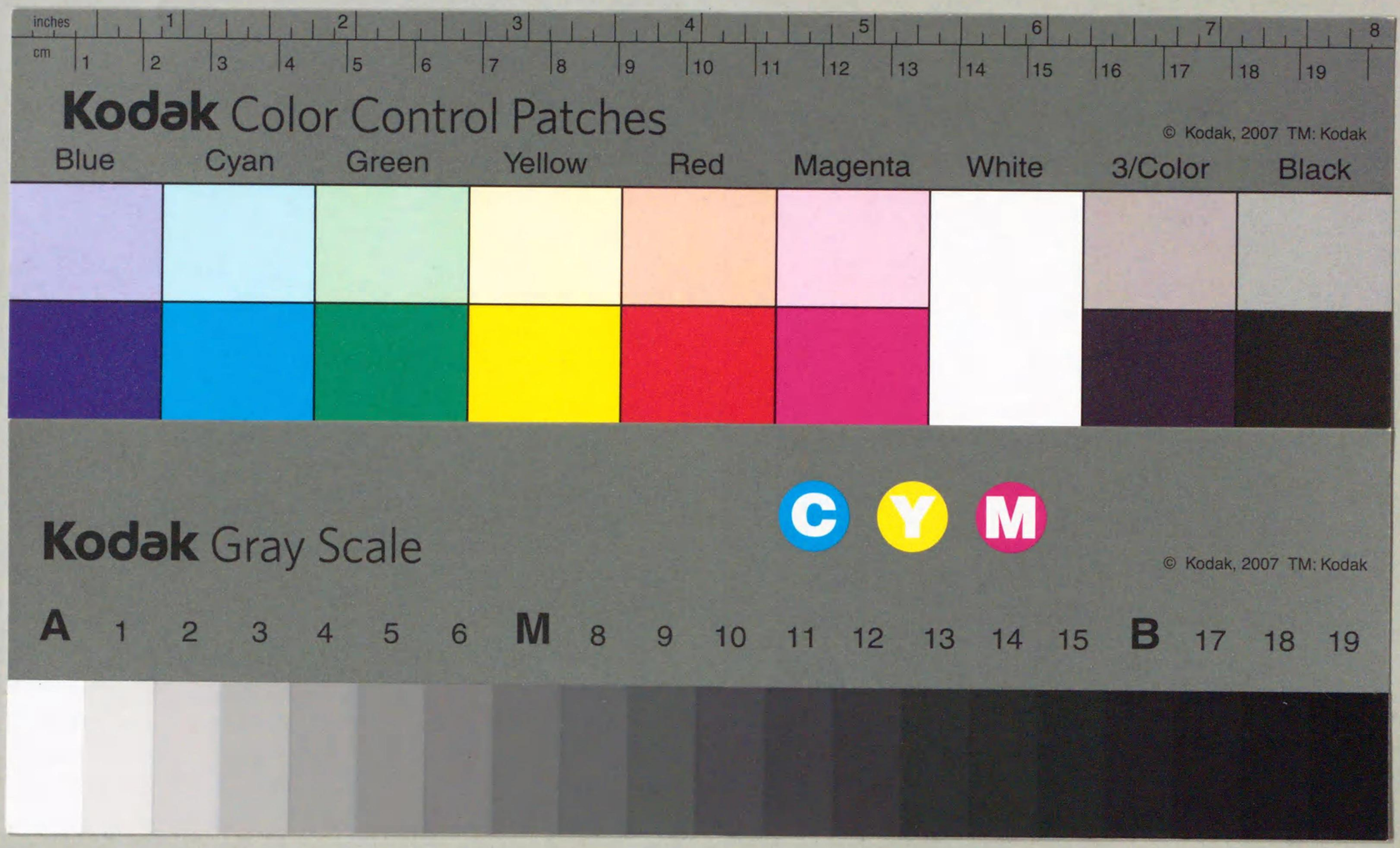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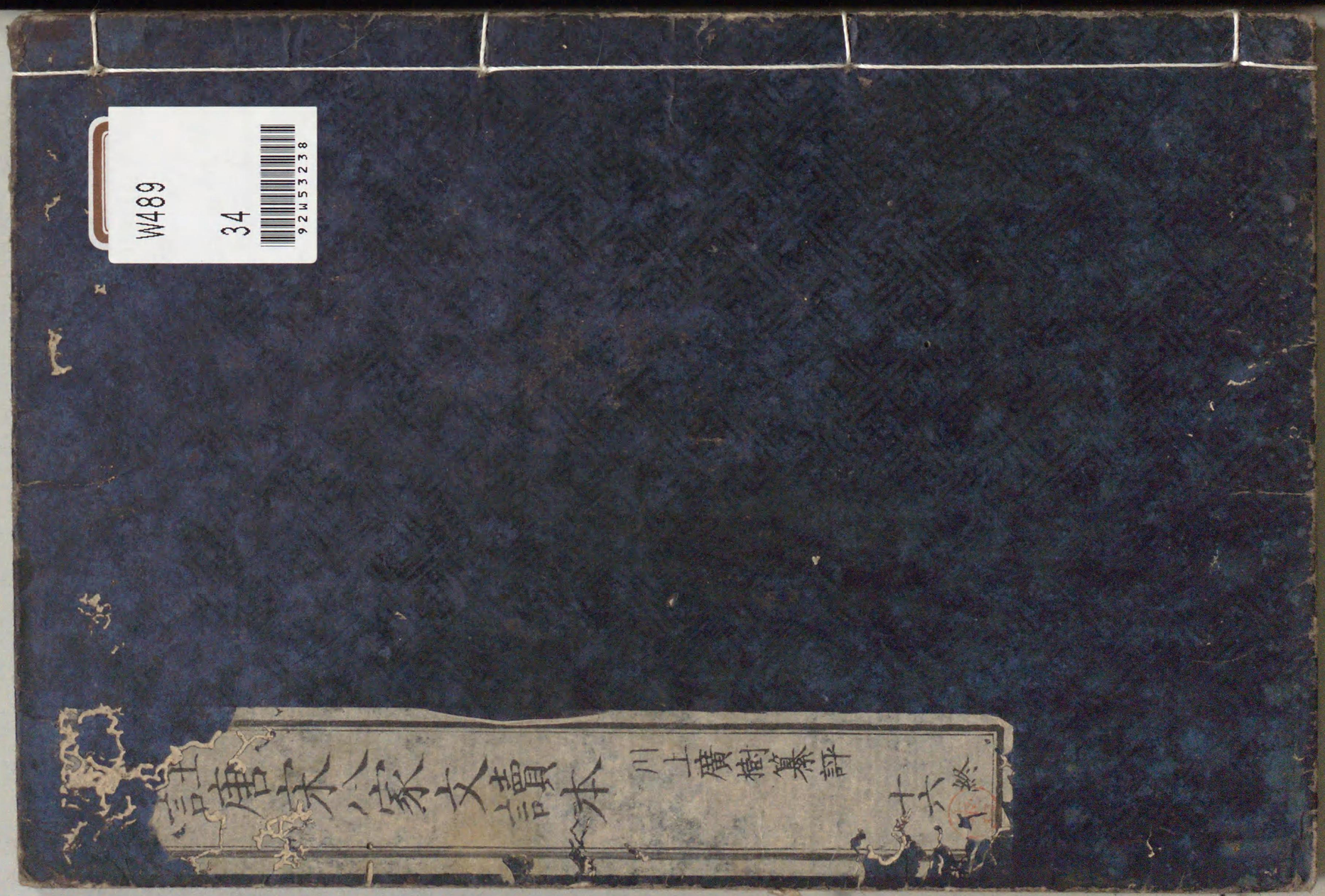

inches
cm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W489
34
92W53238
三十廣植彙詩
十六

W489
34

和田藏書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

王安石介甫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所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疵。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4.10.-9

92W53238

山陽云、眼光已注財力上矣、

又云、法度不合先王之政、是公本意却收入於人才不足項中去、

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諤諤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

又云、此荊公病根、至死不除得者、

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

確士云、已上言法度不可知、而所以知法度者、在乎法先王之意、

鹿門云、人才不足四字、荊公萬言書中領案、

確士云、從法度引出人才、以下專就人才言、

山陽自人才入陶冶成之、籠罩通篇、

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之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尚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絶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須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豈衆矣何、

又云、引孟子喚出法字、與人才聯合極好、

鹿門云、一鎖

山陽云、再洗發法字、以陶冶結之、以下宜

又陶冶之目却接商周為虛引其實此處陶冶一結不必下而可者特再提以肅文氣使讀者着眼耳此法自荀卿來

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鬼畜之人猶莫不好德鬼畜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

鹿門云荊公伏自家案

鹿門云四節是一篇本末

確士云先用提綱以下分應有條不紊方

確士云已上言欲舉行法度不可不陶冶人才

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北征西戎東南夷莫不來服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

是大家文字

確士云以上申言教之之道

山陽云自來言天下之事者槩皆先言當今之弊而說救之之術引先王之法以實之是常套也荊公却先引商周證當今人才可陶冶而成次即舉三代成才之法立四目然後說當今之不然四正四反使讀者對照領解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人見其雅正吾知其新變也

鹿門云荊公覇器

局愈燮齊讀○識得此法方可作長文大篇

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尚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教也教之道何也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畊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

山陽云、養之中、又分三目、而本旨所重在裁之以法上、讀者要着眼窺破、擺脫筋捉脈、不墮其雲霧中
又云、此至誠惻惻之心、即他日執拗不回者也、
確士云、已上申言養之之道、

鹿門云、先王之取士本如此、

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吾至誠惻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取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監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

確士云、已上申言取之之道、

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墻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

沈曰已上申言任之之道

山陽云此四段屢不字已暗伏在此中確士云已上四段正說已下四段反說

山陽云入四段屢不着提語後段段皆然唯於結處見之與四正異樣文法避板也

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

山陽云、此則屬確論矣、西土通弊、君相人人知之、而不能革者、本朝無此事、然本朝併無補之學無有也

取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不足以有為者也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有可以為公

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奸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名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甚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

山陽云此前人所未發把經術為實用大發讀書人神智

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當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

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乃以守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執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名募之卒伍執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

山陽云本朝兵權歸武門亦職是之由

確士云已上教之不以其道

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關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衆不可以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蓋

山陽云此亦確論本朝當今諸府吏皆為此亦職之由

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敗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情取容之意起而於畜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限節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尚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尚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

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酒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未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酷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

鹿門云、荊公一眼、已射左右通貴之後、山陽云、養之非其道一段通篇本真所歸裏此洗發之、

鹿門云、荊公理財之言、已露於此、

山陽云、理財一節、意稍溢出條目之外、蓋其本意所注、不覺矢口至此也、

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而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更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

又云、下三刑字、語氣激昂、而筆透紙背、此又其素心所在、故然、

確士云、已上養之不以其道、

山陽云、治之非其道、治字恐養誤、

山陽云筆法繚繞纏綿如老吏舞文巧詆使人不得出脫此等文氣自韓非來揚公

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獨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不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不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

天資刻薄慘覈少恩其人似韓非其政似韓非故其文亦似韓非

鹿門云此便是劫神宗之獨任而不容群臣撓亂根基

鹿門氏、又是荊公指
自家一輩人

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習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詳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奸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州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奸。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

確士云、已上言取之不以其道、

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而不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

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職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為雖然在位非其

情

又云亦切今日事情

人。而特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文法謂

山陽云一篇中筆墨飛舞躇躊滿志處正在處之非其道一段來是本意所注也故於結語見之不唯故變文法也

確士云以上言任之不以其道山陽云此一結所謂万派飛流注在一壑者

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前文取之任之有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論晉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

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棋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者無幾耳夫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

確士元校卷前文提綱四正四反又生出下文五事、

庶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

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因可使小強者因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勉何為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

山陽云仁宗幸不勉不斷神宗一勉之斷而宋作促矣

確士云生出勉之一層

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患人之不能而患已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嘗不

山陽云、元祐黨碑上、無數姓名、皆荊公所視以為流俗僥倖之人者也、

鹿門云、此又是荊公欲以刑法劫則必行之意、

山陽云、水意所注、再於是洗發之、

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翊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翊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叛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

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翊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臣所聞蓋未有也

又云、青苗免役、何其天下順悅之人衆也、

確士云、又生出斷案、以為歸宿、

確士云、已下總見已說之可行、

山陽云、遷闊則然矣、熟爛則未也、唯遷闊、故天下不便之、唯不熟爛、故已亦悔之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遷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為遷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遷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貞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以先王之事開太宗者(白)魏文貞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貞公之言固當時所謂遷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獨仕聲動之)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承陛下任使而端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

又云、究竟不脫才字、

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擇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其中天下幸甚

儲同人云此書只是要改制變法大肆更張耳胸中有無數見解無數話頭却尋出人才不足四字統之架堂立柱將胸中所欲言者盡數納入隨機大發故議論愈多頭緒愈整由其以一線貫之千條也

陶冶人才以行先王之政此立言大意也前提出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綱先用正說以申之又用鹿門云荊公以王佐之學與王佐之才自任故其一生措注已盡於此書中所以結知主上亦全在此書中然其學本經術故所言非漢唐以來宰相所能見而其偏拗自用大較與商鞅所欲變法處相近故其功業亦遂大壞而反不如近世浮沈者之得學者須具斗古隻眼看之

反說以形之總束前文又生出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三項又轉出勉之斷之以作歸宿末又勸人主排衆議以行已說他日變更成法以毒禍天下隱兆於此矣然其行文部勒有方如大將將數十萬兵而不亂中間絲聯繩牽提挈起伏照應收繳動牖法則極長篇之能事○紀綱頹壞以後固須振擺一番介甫特執拘太過未免矯枉而戾乎人情所以紛更兆禍耳若謂其言全無足取恐未必然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為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為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

鹿門云傾動主上處

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為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既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

鹿門云、於亮陰初、以声色二字、為遠佞人之本、便是荊公得力的學問、

山陽云、如此語、謂昌黎之後、唯半山有之、

妄而幸賜省察、

頗得大臣格心之義、此孔子所謂不以久廢言也、

文亦典要通明、不須枝葉、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壁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慕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慕於盜矣、可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即无咎善補過意、却說得異樣新頴、作文固貴務

晩村云、思字、替上悔字、行字、替上改字、

山陽云、蘇家不如此古錬、

晩村云、更進一步、方警而奇、

麾門云文不踰三百字而轉折變矛窮

山陽云短句起勁拔之甚

去陳言哉○生平極怙過之人而言補過以復其性殊得聖人之旨甚矣言不足憑而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求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性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為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為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

又云長句排宕奇崛之甚

山陽云就譬喻結上意又用長句

又云忽拈出性字為轉仍為結又用短句

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為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為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水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為惡也性即理也情即性之動也孟子即情善以驗性善則情非惡可知矣自李翺云人之所以為聖者性也其所以為惡則情也於是宋儒遂有性其情情其性之說而情遂歸於惡矣此本中庸首章及孟子乃若其情節以疏解駁辨之其說乃不墜於雲霧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九終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纂評

周公論

晚村云、荀卿起、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荀子堯問篇）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不暇與言請畢事而見者）千有餘人是誠（誠當也）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二千五百家為黨）立序於遂（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又云、畀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閨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為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為正士者不當遊公卿之門而周公為政自當養

山陽云確論

又云遊公卿者不足言者此論最確最快

又云似卿之桐葉辨而彼簡鍊此流暢

晚村云引證以見其小與前說照應

山陽云其文則奇其論則平

晚村云荀卿結

又云此篇以周公之

小、辨荀卿之妄、小即孟子乘輿濟人之意、妄則以亂世之事、而測量聖人也、此是兩重公案、

山陽云、介甫其人似荀、其文亦似荀、蓋平生所枕籍、故時見其可議、作論議之、猶柳之非國語、

士於學薦賢於朝、不止日與士接誇一時豪舉也、作飜案文字、須胸次有大頭腦、大把柄、乃能折服人、

前人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不知禮、是古文定法、

山陽云、劈頭言不知禮、後數言反覆言其

晚村云、先盡其說、而後折之、文亦波瀾、

山陽云、言主處短、

威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謂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是禮與焉今荀卿之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誌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跪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

山陽云言客處長、

又云然字轉自客入主前段短長相反至此乃判矣、

鹿門云又一反我上、

又云又一縱、

晚村云從上捨水不為駕捨馬不為駕抽出此意而極言之、

又云餘調極有九、

鹿門云借荀卿之說而辨之而行文亦從圓轉、

晚村云介甫論禮高出三蘇之上文亦遒甚、

規而方之以矩束縛膠漆之而後嚮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嚮捨馬而為嚮捨木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縄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本於天順乎性一切委曲繁重之為皆聖人因其性之固有而導之使還其天也篇中攻去荀卿之說借喻意透發正意醒快絶倫○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句仍不無語病聖人因之非刼之也

山陽云排宕両意一小結

莊周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矯弊是主意）

又云題腹一大段分為両節

山陽云、又以一節反振之、

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非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之弊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以莊子為矯世立說正中肯綮、立論不掃、莊子不傷聖道、筆筆折面面圓、此極經營匠心之作、釋氏之徒引以為虛無之証、談養生者又援其言以為長不死之方、去立言之旨遠矣、予有讀莊子篇足以暢王氏之說而不讓王氏願以就正立言君子、

又云、以心字換意字、自前節說入、而炤應起處、使讀者不覺、手法極敏捷、法極密、又云、終歸意字、

鹿門云、正當、

山陽云、半山諸論中、此篇最平允、其文亦非其常調、

山陽云句法拗折處、此公勝場

又云舉其言愧其心、亦有生色、

上三田正言第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言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汁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為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猶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猶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為執事解者或遁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遁辭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耶復有為

又云數層往復而歸於獵取名位文勢回環求以人之疑以此結住甚勁似柳子厚結法、

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悱悱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為執事解也延知其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與韓子爭臣論　歐陽子上范司諫書同意而彼則闇闇此則侃侃由所養不同也入手據正言對策

荊川云歐公上范司諫書

山陽云又以疑字結住以不能解收前二說文情極勁文体極潔又云到底以疑字解字為結

諫書婉而切荊公與田正言書直而勁鹿門云直而不阿義形於辭

山陽云與韓歐二作較視獨以勁拔見勝又以門時

作案以下層層翻剔與孟子謂蚔蠋據其請士師作案同例古人文章各有原本但化其面目耳

答韶州張殿臣書

其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

晚村云此段士大夫不尽知

又云此段恐史官不能記載

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甚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蓋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至今千百餘年曲尽文字之妙

又云此段淋漓痛快已是為幽潜吐氣

迂齋云自三代之時至此七八轉而不過

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雖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懲訕在後而不畏蓋苟以壞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

晩村云、牧士大夫、

迂斎云、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尽作史情態、古今史筆得失、只在分私疑信之間、其論甚備、

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從來史書之病痛切言之則未擅才學識三長秉公正不欺之志者未易言作史也讀中一段令人凜凜懷人禍鬼責之懼○錢受之肅推史才然是非往往不公況以淺學之人挾自是之見悻悻然遽據史筆耶以云良史恐未必然○荊公父名益官都官員外郎

與趙卨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恣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強者就令有敢知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怒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益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

山陽云、就倔強二字言三重複之文愈有姿意愈明了、

又云、兩意分層、其諜甚苦、其文甚錬、

山陽云苟能如此亦不愧宰相矣

鹿門云中多持重處亦合兵機

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老謀深識就此文何嘗執拘

周禮義序

入手肅穆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導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鋟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大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意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觀

山陽云訓而發之不知追而復之之難果爾青苗市易天下爭者如蝟毛而起

鹿門云、暗伏球動主上之意、

山陽云、荊公所自喜在讀周礼、而其相業所卒自誤處、亦在周礼、

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千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不用鋪排簡而能莊、諸經序中、以此篇為最、惜乎泥而用之、遂至於亂天下也、○愚嘗謂周禮本聖人殘缺之書、漢代劉歆之徒、綴而完之、以亂聖人之經者也、後人治經、當取其純粹、略其蹖駁、乃安石棄其善者、而惟取泉府一言、以行其私、有不為

山陽云、開手陡挍、與南豐宜黃學記對看、彼起處平平、故讀者不覺耳、

鹿門云、學之本始、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羣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莫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逼逐以地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

鹿門云暗伏後之杜醇為師

山陽云南豐正說長反說短此篇則一正

一反大抵相當唯正說長故人讀之易厭

鹿門云宋仁廟以前學政之玩如此

又云法字伏後案

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郡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

山陽云借林君口中、聯合古今甚好、
鹿門云抱前、

山陽云以噫字生出議論矣字小住、以固字而字轉下、以也字住着再以夫字起議論、以雖字照應上文、以也字住、三以夫字起議論、以也字住、結句冒於是二字、句脚不復置虛字、咄然而止、此等處比南豐較峭嚴、

法者吾不可以無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師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産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論所以立學處詳明醇備與宜黃學記相同而曾則温厚此則清峭並為名作

鹿門云又一層深思、

山陽云人字伏案、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惟天子亦以為任其罪皆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略而令尚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馬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出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麏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

又云捲收前面牽引後文恨法字前後似欠烟應

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為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人故為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為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頹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為存也及至胷然覺悟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夸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

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為國之本末與其所
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
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
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備之有其具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
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
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
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修治城郭乃設險守國之道文更推進一層見禮
實無形之城郭固為守國之本而禮教既修又當
設有形之險以為捍衛兩者不容偏廢也中一段

荊川云但為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此是大議論

鹿門云荊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術為業

山陽云此與墨池記極相似然彼一意層累此則兩段敘事而忽以一結意出題外

芝閣記

湛深經術而回幹無痕臨川文中極典重醇厚之作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

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白大臣不敢言封禪諂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蔡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為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為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因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賤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上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

又云千鈞之尾掉之有力

又云荊公本色之佳處

山陽云荊公之文此最宕逸冷雋是文品高人一等處

西仲云敘山名來歷

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李厚菴云與墨池同一機軸蓋曾王極有相似者峭而折用意多在題外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縣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

鹿門云暗伏篇末案

西仲云辨山名謬誤

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之華者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愈奇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鹿門云應篇首又云無窮之感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有志有力而又有物以相之。其終不能至者。則亦無如何也。借題發意。文人之常然。必說破正旨。此只於言外遇之。又是一格。○用筆最折。

楊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游。予既吏淮南。

鹿門云、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

鹿門云、冷眼
山陽云、文章不可無此一段形容、逼真處、無此欠色態、

鹿門云、冷眼妙
山陽云、着戲言、更有態

又云、不單称儒者、而曰衣冠云云、又有態

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庳屋數十楹。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愕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益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子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

山陽云句法字法大似柳州

鹿門云感慨作結妙

又云占地步

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上至而（墜）道（此）大（擬）言（不）粘（住）慧（禮）一（人）也（望）其（去）繹（擬）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後段見儒者不能行聖人之道而浮屠氏能行其師說用意在題外也一頓一折耐人領取此最是介甫擅長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語語轉筆筆緊千秋絕調

西仲云開口把能得士三字作案

山陽云虎豹與雞狗相映帶在於有意無意間

又云雞鳴狗盜一語數番重複生姿致妙在一順一逆

迂齋云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九四五處此筆力之絕

山陽云荊公執拗故文亦長於拗折是三蘇所不及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
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
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
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
之資其教化之盛烏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
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
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
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
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自是正論聖人之道不籍推崇而重也

晩村云先尽史遷意

晩村云有結構有段落有轉折有照應法度謹嚴

鹿門云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絶似太史公處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内河堤
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
户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
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勮之子兖州曲阜縣令襲封文
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兖州泗水縣主簿諱

山陽云出孔子於最末得体
又云二矣字生議論亦所以別於後段官外平叙處
鹿門云且序且斷緩

山陽云先叙立朝大節然後平列出入艱歷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教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延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文憲由司登閣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欲於外矣未幾果復名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山陽云、平列内外、出入官迹畢、又叙婚娶子姓畢、然後叙處世接物、以及不惑妖祥處、最後出擊蛇一事為結、結構極有次第、擊蛇一段事却與篇首朝大節相應、此作者匠心也、

又云、沈評至當、然想半山作此誌時、思路筆神、始專注於此、故置之最後掉尾、使全神活動

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汗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與勿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輒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禄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請太后還政及爭郭皇后之廢皆大節所關故特詳之後出知五州皆用虚叙天子受知後屢見抑

鹿門云、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頭挫紆徐徐叙事中伏議

於執政故隱約其詞而末以軼事作收位置極佳用筆亦復清剛簡貴

論風神蕭颯處上鹿門云此篇於敘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嘆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一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名試為大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隱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

晚村云得薦引之人

鹿門云歇後語收上晚村云收得奇妙是書家縮筆之法

之楊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璲不仕
璋真州同户參軍琦大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技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中間藏過一命字鬱屈瑰奇空中發論志銘中別
開一體

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玷明肅之盛
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墮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
閉女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
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
風俗之衰駛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
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後公之在貶愈勇為忠
誓前引古誼不營射外吏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
以灌尋尺宿臧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耶
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聲獷狂
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耿將於伍後常名顯

鹿門云四句已括生平

又云可愍可涕

鹿門云銘亦韻折

聵村云篇中含一命字却不說出更覺語意多

確士云、乱死除荒、乱謂治也、與除蕪相對、荊川云、必有指

牧士云、佐維邦之彦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猾猥滿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林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賛傑亂元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閑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市道塞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百公之貴寵庫逾空和其色辭微許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敵綏惡粟閑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娶家孰埋於深孰鍥乎原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

鹿門云、范公為一代殊絶人物、而荊公祭文亦極力摹寫、涕洟嗚咽、可為両絶矣、

西仲云、泛言天道不可知、有不當死而死者

邦國之憂翔鄢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賛酵羞

祭文有叙生平者有叙両人交情者此叙文正公生平即可作墓志看

祭歐陽文忠公文

起四語泛泛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湮滅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迍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烏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歎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一氣奔馳不可控抑○此即介甫詆為在一國則亂一國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而祭文又推服如此豈由中之言耶特其文可與子瞻篇並傳

山陽云似南豐祭老蘇文

西仲云單就文章議論上譬之

山陽云以歐公畫錦堂記和韓魏公處

又云篇自至此一意說下至此以一然字為轉捩言所以祭之意

西仲云上文是悲公此念非公無與歸且自悲矣

震門云歐陽公祭文當以此為第一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受）（病在此）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村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注。種。此語。）也。如此其賢也。（頓。一。折。一。折。一。意。）而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人而已耶。（意。并。為。中。打。下。警。醒。）

勸學之語婉轉切至。傷仲永不獨為仲永也。聰明子弟宜懸為座右箴銘。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三十終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跋

點注唐宋八家文各有法律之謹嚴柳之秀削歐之優游三蘇之縱橫曾之醇厚要之抑揚頓挫其法燦然無不具備而輯八家者曷數氏特沈選本不

繁而簡之修文家之要
也今施之訓點且纂考古諸
儒之說註于欄外而初學參
踏庶幾其爲焉
明治十一年五月
嵯山川正廣樹識

松山林芳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板權免許

纂評人　栃木縣士族　川上廣樹

出板人　東京府平民　下總國足利郡小俣村　山中市兵衛　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發兌人　山中孝之介　山中喜太郎

明治十一年七月四日
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再版御届